

漢

書

二  
四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班固

漢書七十八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詡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牒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

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鄭侯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膚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

世以田爲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

十年以令詎太常受業

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都長蕭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詎太常

受業如弟子也

復事同學博士古奇

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受業而奇後爲博士

又從

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京師諸儒稱述焉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

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

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山客反

望之獨不

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

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

師古曰今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

是以天下之

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蓋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

於是光獨

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

師古

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

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

候時而開闢也

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

下車

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甚有尊寵也

顧謂望

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

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搜索以違悟執政不得

大官而守門也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

衛免歸爲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

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

馬兄子山領尚書

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

不親屬皆宿衛

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

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

師古曰閒讀曰閑

宣帝自在民間

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

師古

日畸居宜反

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

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

變宜亡此害

師古曰鄉讀曰嚮三讀曰無

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

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

師古曰本心樹之卒株也

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

舉賢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

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

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

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

次者中二

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

下者

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

累遷

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

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

師古曰寢漸也

是時選博士諫

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

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前漢傳四十八  
三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

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

悉出

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

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

願

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

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

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

師古曰周成康

二王致太平也

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

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

師古曰任堪也

欲詳

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

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

上聞之使

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

師古曰更猶經歷更音工衡反

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三

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

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

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

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

師古曰辟讀曰僻也

縣官穀度不足以

振之

師古曰度徒各反

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

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

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

西以北安定以西

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由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

師古曰函與舍同也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

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

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

師古曰道讀曰導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

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

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

師古曰公綽魯

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政教壹傾

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

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

古者臧於民

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師古

曰小雅鴻鴈之詩也矜人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

上惠下也又曰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

私雨于具反

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

口斂以贍其困乏

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

古之通義百姓莫以

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

陛下布

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

傷旣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

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

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

谷間漢但令皂人出財減皂以誅之其名賢於煩

擾良民橫興賦歛也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又諸盜及殺人犯不

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

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

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

欲除此科條

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

罰小過赦薄罪贖

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也

有

金選之品

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錢也其重十一銖一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

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鉞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所  
倍孝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鉞大辟疑赦其罰千鉞是其品也

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卓衣二十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

時服至朝皆著皂衣

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

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  
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

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

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

規永惟邊音之不瞻

師古曰惟思也音讀曰墳其下亦同

故金布令甲曰

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

邊郡數被兵雖

飢寒

師古曰  
離遭也

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自此以上今甲之文

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

師古曰卒讀  
曰猝言此令

文專爲軍旅  
猝暴而施設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貳

師古曰貳  
音土得反

至爲

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

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

至

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

使者以興兵擊之

師古曰軍  
興之法也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

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

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

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

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

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

復尚少主

蘇林曰宗室女也

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

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

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

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

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

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

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  
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  
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  
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  
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  
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  
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

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

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

遣使請求和親

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

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

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

救其灾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

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

貢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

師古曰此望之

不知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



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

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

中丞王忠并詰問

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

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

是不說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說讀曰悅

後丞相司直繇延壽

師古曰繇音婆奏

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

望之不起因故下手

蘇林曰伏地三言也

而謂御史曰良禮不

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

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

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

師古曰不爲時前後之羣也

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

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

之杜陵護視家事

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

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

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

蘇林曰少史曹

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

又使禹員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

師古

日使其史爲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

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

卿之右本朝所仰

師古曰右上也

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

攘師古曰攘古讓字

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

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

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

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救慢

不遜

師古曰敦讀曰傲

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

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

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

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印

而望之以大

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

亡僂言靡有後言

師古曰僂言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

望之旣左遷而黃

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

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

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

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古師

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爲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

教令盡行而相土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皆整齊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

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

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

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夫

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爲德無所不通也亨火庚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逸書也言具

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窺鼠伏闕

於朝耳不爲畔臣

卒終也師古曰卒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

信讓行乎

變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

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

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

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

師古曰屬之欲反

引外屬

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

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

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帝

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  
尊重上即位數宴見三呂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  
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待中  
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

師古曰道  
讀曰導

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意  
信嚮之而納用其言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官用事  
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  
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  
顯又時傾仄見訕

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  
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訕於天子也

次古  
側字

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

義

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

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忤謂相違逆也

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

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

書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䟽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

章視周堪

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朋所奏之章示堪也

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

卞莊之威

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真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甚勇士也召讀曰邵

乎耳順之年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

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

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

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

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

日仄至周召乃留乎

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恢廓其道曰吳不食追周邵之蹟然後

已乎撫讀曰模其字從木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

應劭

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奔國而耕於臯澤明云望之所爲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

軌耕臯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修農圃之疇

師古曰美田曰疇

畋雞種

黍稷見二子沒齒而已矣

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止子路宿殺鷄爲黍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稷古侯字也侯特也沒齒終身也篠草器也

音徒

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

庸之常政

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爲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

興周召之遺業親



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

鏑

師古曰鋒刃端也鏑  
刀旁也音五各反

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

以意

師古曰與之相  
見納用其說也

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師古曰  
短謂數

其短  
惡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

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

楚士怨恨

張晏曰朋人會稽人會稽并  
屬楚蘇林曰楚人胞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

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

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

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今在旁知我言狀望之

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

師古曰華胡化反

龍者宣帝時與張

子蟯等待詔

師古曰蟯臣遙反字或作僑

以行汙滅不進

師古曰滅與穢同

欲

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

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躡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

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

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

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

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

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

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

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

難明

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

勲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

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

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

其

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

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

師古曰倚於綺反

會望之子

散騎中郎仍上書訟望之前事

師古曰

事下有司復奏望之

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

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譖而訴之也

而教子上書稱引云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

節不詘辱建白望之

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

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

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

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

自

以託師傅懷終不坐

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

非頗詘望之於牢

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

服虔曰非不也

上曰蕭太傅素剛

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

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

於是望之叩天歎曰

師古曰叩讀曰仰

吾嘗備位將相年踰

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

游

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

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

師古曰讀曰促

音飲鳩

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爲之

涕泣哀慟左右

師古曰慟動也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

師古曰詳審也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

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  
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  
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爲郎  
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  
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爲使於匈奴而育爲之

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後爲茂陵令會課育弟六

師古曰如今之考弟高下

而漆

令郭舜殿見責問

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寢居下也殿丁見反

育爲之請扶

風怒曰君課弟六裁自脫

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

何暇欲爲左

右言

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

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

曹

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

當以職事對

師古曰怒其爲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

育徑出

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

詣曹也

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

遂趨出欲去官

明日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

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

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

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

爲害久不伏辜

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彊也

育爲右扶風數

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

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

育老且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

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曰南郡盜賊群輩爲害朕甚憂之

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



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後遂並歷刺史

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

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  
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  
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  
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  
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宿贊師古曰贊  
道守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  
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

間

師古曰間隙也

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辟女官

豎所圖

師古曰圖謀也

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

音女  
教反

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班固

漢書七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

師古曰潞音路

徙杜陵其先馮

亭爲韓上黨守奏攻上黨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

胡郎反

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

師古曰據守上黨城

而以降趙

趙封馮亭爲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

師古曰括趙奢之子

也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或留潞或

在趙在趙者爲官帥將

師古曰帥所類反字或作師其義兩通

官帥將子

爲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母擇馮去疾

馮劫皆爲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

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

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

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

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

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

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

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

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

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

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素和反并殺漢使

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

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

師古曰鄯音善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

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反其執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

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

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

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

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

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其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今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

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

獨以奉世奉使有拍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

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

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必寐反爭遂發兵要功萬

里之外師古曰遂音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

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

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

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

將衆數千人畔

師古曰酋才由反

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

師古

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

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

爲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爲光祿勳永光

二年秋隴西羌三姐旁種反

師古曰三所廉反又先廉反姐音累今西羌尚有此姓而三音先冉反

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

不登

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

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

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爲憂而遭

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

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

奉世曰羌



虜近在晉內背畔師古曰晉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

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

決師古曰暴露也亟師古曰暴急也音居力反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

折傷再三發輶如淳曰輶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輶車而餉音而隴反則曠日煩費威

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漆當

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

兵利爲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犀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

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

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師古

日耗也  
音呼到反

守戰之備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  
謂選擇

夷狄皆有輕

邊吏之心而羌首

難

師古曰言創  
首爲寇難也

今以萬人分屯數

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

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

師古曰  
和應也

音胡  
卧反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

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師古曰曠空也空  
費其日而無功也與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師古曰相比  
爲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

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

屯爲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  
屯田不言討賊

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

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爲右軍屯白石護

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

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陂也降同者阪名也阪板反降下江反陂普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

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

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

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

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

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

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爲右

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

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

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

有畔敵之名

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爲畔敵也

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

之故邪

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創其形便

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

師古

曰言將軍恩惠未合於士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

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

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

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

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詔

師古曰近所隨

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也詔誦軍所

非爲擊也

師古曰助其守

今發三輔河東弘

農越騎迹射欽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噶種

劉德曰礮音辱先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也穀工豆反糸力追反礮乃穀反

方急遣

師古曰言今速至軍所也

且

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閒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

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

逃出塞

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  
創初向反艾讀曰又

其罷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害虜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爲左將軍光祿勳

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

師古曰置謂  
置驛之所也

絕道橋甚逆天

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

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

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

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官昭帝

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

帝時爲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爲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代奉世爲左將軍而千秋爲右將軍後亦爲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爲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爲契約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爲城郭而居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者

家之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

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  
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  
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  
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  
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  
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  
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  
從亡常則節趨不立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

不知所從則百

姓無所措手足

師古曰錯置也音于故反

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



俗

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仲

威功白著爲世使表

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

獨抑厭而不揚

師古曰厭一涉反

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

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

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爲元帝昭儀

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爲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

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

奉世擊西羌譚爲校尉隨父從

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浚立參至大官

師古曰參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

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丞相魏相相以爲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

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

高入爲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

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羽趙都

師古曰都殺羽人而爲掾也殺羽反又丁外反羽音許羽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

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

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

信遷爲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

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弟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

野王行能第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

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

乃下詔曰

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

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節儉太子

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上繇下第

而用譚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

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

王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

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

如淳

曰以鴻臚秩爲太守

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

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

師古

曰圖謀慮思也

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

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

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

數有灾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權不可任用薦野

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

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

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

師古曰風讀曰諷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

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

持虎符出界歸家

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

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

石告過長安謁

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不

分別予賜

如淳曰予子告也賜賜告也

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

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

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須反

夫三最

予告令也

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

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

告則得詔恩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

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

如淳曰律施行無傳不得去郡之文也

傳

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

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

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

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

今

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

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

甚

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音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爲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

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遂字子產

通易太常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

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爲美陽令功次遷長

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十餘卒爲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

卿通春秋以父任爲郎稍遷諸曹貢寧中以王

舅出爲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

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吐戴反好爲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

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

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爲東海太守下

涇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涇故立病痺也痺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爲太原太

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工衡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

平學通尚書少爲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參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

師古曰恂恂謹

信之見音荀

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

帷幄音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

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

以數病徙爲寢中郎

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

有詔勿事

張晏安曰不與勝

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

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爲上河

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爲農都尉

病免官復爲渭陵寢中

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爲安

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爲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

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

師古



前漢書卷四十九  
十一  
曰見廢謂不得爲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爲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

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

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

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爲

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

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

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

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訕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曰示宗尊也而君侯

盛修容貍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

者也

師古曰下胡亞反

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

帝即位帝祖母傳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

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

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

師古曰鞠躬謹敬貌

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居六反

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

免

師古曰卒終也

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

伯奇放流

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爲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

放伯奇也

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申生雉經

師古曰國語云

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爲僂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

屈原赴湘

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

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

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

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

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弁音盤

經曰心之憂

矣涕既隕之

師古曰即小弁之詩也隕墜也

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班固

漢書八十

鳳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暨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健仔生淮陽

憲王欽衛健仔生楚孝王<sub>師古曰</sub>公孫健仔生東

平思王字戎健仔生中山哀王<sub>師古曰</sub>淮陽憲王欽元

康三年立母張健仔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健仔爲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sub>師古</sub>

<sub>日艾讀曰</sub>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

健仔爲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健仔

取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上數嗟歎憲王曰

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健仔與憲王然用太子

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

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即位而許后

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

師古曰蚤古早字也

父之上以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

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

推讓之旨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

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

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

輒

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

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

博言負責數百萬

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

願王爲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

師古曰恐謂怖

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

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

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

師古曰還書報書

爲

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庭無賢臣災變數見

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

師古曰恬然安靜兒也恬音大無反

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

說王宜聽博計今於京師說用事實人爲王求朝王

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

共爲王求朝王即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

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曰

博幸得肺附

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

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

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

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

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

師古曰卓爾高

遠負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

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

其莫能安也

師古曰微無也

又問北海之瀕有賢人焉

師古曰瀕涯也

音頻又音賓

累世不可逮然

難致也

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

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

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

三十斤勞博博不受

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

復使人願尚女

聘金二百斤博未許

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

會得光書云

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弃捐不意

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

師古曰還猶回也

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

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

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

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

如淳曰上與王也

報

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

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

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

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

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

師古曰諭曉也

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

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

見言事自謂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

爲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以爲信驗詐言已

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

慮功而不計費

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

昔禹治鴻水百姓罷

勞

師古曰罷讀曰疲

成功旣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

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

師古

日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

大王緒欲救世

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爲端緒

將比功德何

可以忽

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忘也

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爲大

王爲便宜奏

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道術也

陳安危指災異大王

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事成

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

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

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爲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

師古曰說

悅

報博書曰廼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懽然

不知所出

師古曰懽懽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懽音才感反

子高素有顏冉之

資臧武之智

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仲弓臧武仲魯大夫臧

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爲言也

子貢之辯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

卞莊子之勇

師古曰卞莊子古之勇士

兼此四者世之所鮮

師古曰鮮少也

晉先既開端緒願卒成之

師古曰卒終也

求朝義事也柰何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

師古曰須待也

王以

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

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

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

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

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

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譖惑王

師古曰譖古諂字也

所言尤

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辜

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

師古曰惻痛也

爲王傷之推原厥本

不祥自博

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  
不善之事從博起也

惟王之心匪同于凶

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師古曰申

謂約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

師古曰大雅小明之詩也與借也言

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借於  
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

王其勉之

駿諭指曰

師古曰

外天子又有拍意并  
令駿曉告於王也

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

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師古曰考成也壹  
德謂不二其心也

且王不學詩

平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

師古曰魯頌閔官之詩也  
言立周公子伯禽使爲諸

侯於魯國而作  
周家之藩輔

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

幸受詔策通經術

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適宵人母作匪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

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天子普覆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

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

多予金錢與相

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

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

未有但已者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

今聖主赦王之

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

大夫申諭至意躬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

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

王母復以博等累心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務與衆弃之春秋

之義大能變改

師古曰以有過而能變改者爲大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

言臣子之道改過

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

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

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

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

稽首謝曰奉藩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過惡暴列

師古曰暴謂章顯也

陛

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

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

承認策

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

弃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爲叔

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爲石顯等所侵因爲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爲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綰孟康曰綰音引師古曰音戈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爲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躡

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

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

師古曰離亦遭

夫子

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師古曰夫子孔子也

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

痛之也

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

何勗哉

師古曰純大也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厲也

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

師古

曰尚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以明其善行

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師古曰從王入朝也

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爲廣

戚侯明年薨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

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爲思王二十一年薨



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爲定  
陶王廣戚侯勲薨謚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  
子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  
嬰爲定安公漢旣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  
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  
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師古曰言其舊已  
繼平帝後當正統

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更始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

姦犯法

師古曰與姦猾  
交通好犯法

上以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

師古曰頗  
坐王獲罪

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

守杜陵園

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

子嶠

師古曰嶠字或作嶠並音鉅昭反

奉璽書敕諭之

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

曰皇

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

以翼天子

師古曰翼佐也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

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

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

流言紛紛

謗自內興朕甚懼焉爲王懼之

師古曰懼痛也音千感反

詩不云

乎母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師古曰太雅文

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

朕惟王之春秋方

剛

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

忽於道德

師古曰忽遺忘也

意有所移忠言

未納

師古曰謂漸深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

故臨遣太中大夫子嬌諭

王朕意

師古曰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

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

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

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

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

王太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

之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

師古曰驚下讀與傲同

不

自它於太后

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

以是之間能無失

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

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也

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母求備於

一人

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

夫以故舊之恩猶

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

太后寬忍以貫之

師古曰貫猶緩

後且不敢

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爲非也

王

太后強餐止思念愼疾自愛字慙懼因使者頓首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

師古曰洒音兄弟反

詔書又敕傅相曰夫

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

師古曰欲耆讀曰

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

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

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

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

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讀曰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

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

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

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執縣官年少

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其如昌邑王也我危得

之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

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臠

故親幸後跡遠

服虔曰胸音勑臠音奴溝反又音奴阜反

數歎息呼天宇聞

斥胸臠爲家人子

師古曰黜其秩位

埽除永巷數笞擊之胸

臠私跡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臠有

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元父二縣

師古曰音抗甫

後三歲天

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

有闕

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

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

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

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

如故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

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

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

謹度以防危失

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

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

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師古

曰物亦鬼

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

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

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

虞意

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

不足以留意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泥爲陷滯不通也音乃

細反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也

對奏天子

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年薨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冢在無鹽人傳言王

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皆西靡也

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

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脅石一

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爲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雲及后謁自

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

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

立石束倍草并

祠之

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

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

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

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



詛祝上

如淳曰傳恭王姓字

爲雲求爲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

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

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

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

帝政

師古曰改其所爲也

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爲東平

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

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爲東平王奉開明

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

兵誅莽立信爲天子兵敗皆爲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爲清河王三年徙中山

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  
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

共王康

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爲濟陽王八年徙爲山

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

師古曰言少小即爲帝所愛

長多材

藝習知音聲上竒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

子

師古曰幾音鉅衣反

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

無子徵入爲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

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爲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爲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爲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爲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爲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爲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爲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爲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爲太子

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爲宜鄉侯而益封

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

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

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平紀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爲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

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

爲平帝大皇太后以帝爲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  
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

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

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爲天子也徧即古徧字

然

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爲聰  
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

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班固

漢書八十一

祕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暫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證

父世農夫至衡好

學家貧負庸作以供資用

師古曰庸作言賣切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

尤精力

過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言匡

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彭越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

天子春秋鼎盛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

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

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絕知者之聽

匡語詩解人頤

如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

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

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今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用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

之令所以調補平原文學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學者多上書薦

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大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爲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

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

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

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

在將軍者何也

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

彼誠有所聞也

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

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

師古曰仰望曰仰

而所舉不

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

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

非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

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弃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於旣反

古人病其若此

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

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

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



以前漢傳五十一  
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

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

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歛音含羽

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爲國器

師古曰所有謂

材藝所長

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爲

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

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大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

禁

師古曰抵觸也

比年大赦

師古曰比頻也

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

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

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莫

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爲言

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

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

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

師古曰辟讀曰僻

綱紀失序踈

者踰內

師古曰踰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

親戚之恩薄婚姻之

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

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

雖

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師古曰歲赦謂每歲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

臣

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

國乎何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

朝廷者天下之楨

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

師古曰循順也

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

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

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

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

也

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忤害好陷人於罪

師古曰忤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忤音之政反

貪財而

慕執故犯法者衆茲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

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

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

而靡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鄭伯好勇而

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羶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知戒其傷汝羶楊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也

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大叔也袒快也汝亦大叔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焉之恐傷

汝也羶音但楊音錫字並從衣將千羊反袒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群

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陳夫人好巫而民

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死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

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子有衣

裳弗曳弗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大王躬仁邠國貴

怒師古曰大王周文王之祖即古公亶父也國於邠脩德行義戎狄攻之欲得地與之人人皆怒欲戰古公曰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居之子不

忍也乃與其私屬度濫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豳州是其地也言化大王之仁故其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師古曰上謂崇

尚也今之僞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

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

賢者在位能者布職

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

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師古曰商頌勗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

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

王則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

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應劭曰鬼方遠方也

今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此教化之原

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稜

有以相盪

李奇曰稜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稜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

善惡

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

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

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

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

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

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

者大

師古曰共讀日供

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

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

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

人自以將見大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

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

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

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

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

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

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

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爲光祿大

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

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

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

師古曰寵踰也

衡復上疏曰臣

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

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

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

其名

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

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

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



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

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至字或作本言

脩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

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

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

而虛爲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

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

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師古曰贊明也

治性之道必審

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

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

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

師古曰雍讀曰壅

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

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師古曰湛讀曰沈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

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

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師古曰比頻寐反

唯陛下

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

得故詩始國風

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

禮本冠婚

師古曰禮記冠義曰

冠者禮之始也昏義曰昏者禮之本也

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

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内

師古曰梱與閫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

故聖王

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

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

禮之於内

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

師古曰諭與喻同

所以統人情而理

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

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

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

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

其序

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

得其序則海内自脩百姓從化

如當親者踧當尊者卑

師古曰踧若也

則佞巧之姦因時而

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

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

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

定其家從內以及外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師古曰易家卦之彖辭

衡爲少

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義傅經以對

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依也

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

師古曰任堪也

由是爲

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爲丞相封

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

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

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

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

終追遠無窮已也

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

引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

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

又當加意也

詩云煢煢在疚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憂貌也疚病也

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

師古曰就成也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

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

全

師古曰遂成也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

母

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者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

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師古曰侔等也

故詩曰窈窕淑女

君子好仇

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

容儀者

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

師古曰形見也

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

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

遠技能

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

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

好樂無厭

師古曰樂五教反

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

德音

師古曰相助也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師古曰分扶問反

使不

悖於其本性者也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

故審六藝之指則天

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

易之道也

師古曰易變也

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

師古曰究盡也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

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師古曰物事也事皆有節文

蓋欽

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

師古曰嚴讀曰儼

嘉惠和說饗下之類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

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

法也象似也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師古曰者侯正月抑之詩

諸侯正月

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

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

讀曰

又覲以禮樂饗醴廼歸

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以醴酒饗也

故萬國莫

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

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

師古曰休美也

以立基楨天

下幸其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

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

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

即位衡廼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

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



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  
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

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

任用傾覆之徒

師古曰  
著明也

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

上䟽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

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

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

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

師古曰詆毀  
也音丁禮

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

師古曰  
問司隸

君何疑而上書

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

師古曰  
燭照也

傳不云乎禮

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

君其察焉專精神

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

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

骨讓位上輒以詔書尉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

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

昌

師古曰逆取曰篡

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

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

封僮之樂安鄉

文穎曰屬臨淮郡

鄉卒田提封三千一百頃

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南以閩佰為界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莫客反

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

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

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

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

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

主簿

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

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

計令郡實之

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

恐郡不肯從實

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

師古曰顧念也

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

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

佰爲界解何

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全言分疏也

郡即復以

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

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

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

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

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

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

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

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

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

師古曰猥曲也

附下罔上

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

相免爲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

多爲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

師古曰左馮翊

縣名也音輩酌

禹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

師古曰至其

之喜許吏反

父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

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

時從旁

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

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

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

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大傅蕭望之問

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

師古曰試以職事也

奏寢罷歸故官

師古曰寢謂不下也

父

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  
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  
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  
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  
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  
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尠  
重師傅師古曰卿讀曰嚮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  
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  
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

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傳故舊之恩

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

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

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

禹惶恐復

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

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

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弟以列侯朝朔望

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

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

財

師古曰殖生也

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

涇渭漑灌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它財物稱是禹

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箎弦

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箎亦管字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

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

二人異

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

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

女相對優人箎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

情

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

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才卧反

講論經義曰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

師古曰一豆之內一卮行



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服虔

曰各自爲得宜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

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爲冢塋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

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

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

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

師古

曰重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

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

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

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

天子愈益

敬厚禹禹母病輒以起居聞

師古曰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

車駕自臨

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永

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廼車駕至禹弟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闢

親問

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

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或

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

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

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及天道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

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

言皆喜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

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

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

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

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

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大

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

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

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

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

貴諸儒爲之語曰欲不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

從張氏餘家寢微

師古曰寢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

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爲譜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

鯉生子思伋

師古曰伋音級

伋生

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箕箕生子高穿穿

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大傅襄生忠忠生武

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

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大

守霸亦治尚書事大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

士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

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

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千戶號褒成君

如淳曰爲帝師敎令

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

于長安

師古曰名數戶籍也

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執常稱爵位

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

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

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

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

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字長季福嗣關內侯次子

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

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

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

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縣也音貢

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

行風俗

師古曰行下更反

振贍流民奉使稱意由是知名是

時博士選三科高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

以久次補諸侯大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

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

尚書令

師古曰先爲僕射後爲尚書令

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

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

故凡典樞機十餘年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

經法以心所安而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如

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

草稟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

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中心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

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

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

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

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古早字不結黨爰養游說有求



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執然也

師古曰言以名父之子學官早成不須黨援也

徙

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

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

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

師古曰行胡浪反

而王祖

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

舅大司馬

驃騎將軍

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

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

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

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

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褒博皆如方

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

帝親弟也以尚書殷庚那之及王爲比

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必麻反

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

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

遷廷尉

師古曰中當也

光父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

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

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

進大司空武議

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

以爲今犯法者各以法

時律令論之

師古曰此具引今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

明有所訖也

師古曰訖止也

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

身犯法無異後廼弃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請論光解免也

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

欲懲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

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廼始等或

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

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襃後將軍博坐定陵

紅陽侯師古曰廉襃朱博坐與博于長王立文厚也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

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

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

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上之香贊者書贊於策也

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  
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  
母大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  
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  
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  
恐傅太后與政事

師古曰與  
讀曰豫

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

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

師古曰復讀曰復

傳大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

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

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

頃之大

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  
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  
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  
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  
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  
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

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

臣

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  
侍中脅於傳太后皆此類也又傳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

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也上重違大

臣正議

師古曰重難也

又內迫傳太后猶違者連歲

如淳曰不決事之言

也師古曰猶違猶依違耳倚於奇反

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

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后師古曰重直用

反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

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

宗廟統理海內

師古曰共讀曰恭

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

朕既不明災異重仍

師古曰仍頻也重直用反

日月無光山崩河

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

師古

曰章明也

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

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

陰陽錯謬歲比不登

師古曰此頻也

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

子分散涼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

師古

曰曠空也

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爲

師古曰三口次血賊不能爲害

是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

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

安百姓書不云乎母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師古曰虞書咎

辭暮言之辭位非其人是爲空官二更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

於虜

師古曰於讀曰烏虜讀曰呼

君其

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

車歸田里

光退閭里杜門自守

師古曰杜塞也

而朱博代爲丞相

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

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

閱三相

師古曰閱猶歷也

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

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

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著用五事建用

皇極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善達也皇大也極中也

如貌言視聽思失

師古曰如若也

大



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若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

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眚側匿

孟康曰眚行疾也側匿行遲也師古曰眚吐了反

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

師古沴惡氣也音戾

歲之朝曰三朝

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故曰三朝

其應至重

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

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師古

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假至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也

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

正也臣聞師曰天左與王者

師古曰左讀曰佐佐助也

故災異數

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

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

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

言天甚明察宜敬之以承受天命甚難也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

天之威於是乃得安

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

明兢兢業業

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

虛己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

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

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見介謂一介之

人援音爰

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

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

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

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

宜正其德

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謀辭

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棗輔也謀誠

也謀辭至誠之辭也  
集音匪謀上林反

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

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

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

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

較然其明無可疑惑

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

書奏上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賜光東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

曰臣以朽材前所歷位典天職卒無尺寸之效

師古曰卒

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

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

師古曰載老也

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

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

師古曰稱副也

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父次轉遷非有踔絕之

能不相踔越

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

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

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大

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

獄死

師古曰王嘉也

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

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前免非其罪

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今後艾者又失其位

師古曰艾讀曰刈

嘉傾覆

巧僞挾姦以罔上宗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

師古曰

日肆極也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車千秋傳

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

司徒會皇哀帝崩大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

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

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

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鄙之備禮

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

師古曰謂

文書之稟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匡皆莫不誅傷

師古曰匡皆音匡皆音潰匡又五辭反皆又仕辭反解具在

杜欽傳

莽權曰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

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大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

師古曰行內行在所署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省視也

明年徙爲大師而莽爲大

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

莽又風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大師光聖

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

輔道于帝

師古曰道讀曰導

今年者有疾俊艾大臣惟國

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

師古曰艾讀曰又

書曰無遺耆老

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今天

師母朝十日一賜餐食賜太師靈壽杖

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

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圖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黃門令爲大師省

中坐置八大師入省中用杖賜餐食十七物

師古曰食具有十七

種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

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

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

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

司徒大傅大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

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

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

居大位幾得其助力

師古曰幾讀曰翼

光終無所薦舉至或

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九始五年薨莽白太后

使九卿策贈以大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

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

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

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輶輶及副各一

乘

師古曰輶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輶輶解具在霍光傳

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

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

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

哭過過廼止也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

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疾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

還所賜一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

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

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關内侯霸  
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  
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  
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  
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  
科爲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爲丞相史司直師丹薦  
宮行能高絜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  
所在見稱徵爲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爲大

司徒封扶德侯光爲太師薨宮復代光爲太師兼  
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  
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  
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內慙  
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  
大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  
陶共王母諡曰婦人以夫爵尊爲號諡宜曰孝元  
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  
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  
辟讀曰僻以惑誤  
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

禮反  
曰酒先

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

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疊

復食國邑願上大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

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爲四輔之職爲國維綱三公

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

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酒心前不敢文過朕其憂

之師古曰父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

義子孟康曰以宮上書曰不文過爲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大

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弟王莽篡位以宮

爲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  
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魯子  
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師古曰方領逢掖之衣

傳先

王語其醞藉可也

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於問反藉才夜反

然皆

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  
勝其任乎

如淳曰迹謂旣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普耕反

#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